

墓碑

利格拉樂·阿烏

一、

秋雨開始窸窣窸窣地飄落下來，我驅車在高速公路南下的路上，正經過岡山到楠梓段，沒有任何預警的頭往左方瞥了一眼，突然就望見了高高聳立遠處的赭紅色墓碑，腳下的油門略略遲疑幾秒鐘，後方緊跟著的車體就不耐煩的閃了幾下遠光燈，提醒我此刻正在高速行駛中，心神不寧的心緒馬上就被拉回現實，踩下了油門，我繼續南下回家的路，腦海中卻被那孤單佇立在山頭的墓碑充斥了許久。

爲什麼會那麼確定那根赭紅色的柱體就是墓碑呢？我開始不斷地回想與它相關的記憶，回憶像泛黃的記事本般翻了又翻，不斷發出煎熬刺鼻的霉味，才終於在輾轉難眠的深夜裡，確定了不曾懷疑那是墓碑的原因，就彷彿歷經失而復返的雀躍之情，我拿起了身旁沉默許久的電話，撥給正在城市另一端陷入沉眠的妹妹，「你還記得高速公路旁邊那一個很高很高、赭紅色的墓碑嗎？」妹妹大概是被這深夜突如其來的電話嚇慌了，語無倫次地問：「墓碑？誰過世了？」。

四月，身形魁武的男人騎著野狼一二五的載重機車，把手上吊著二大捆那種尋常可輕易見到的紅白透明塑膠袋，隨著前進的機車左右韻律搖晃著，後座上有著二個綁著髮辮的小女孩，沿路都可以聽見女孩的聒噪伴隨著笑聲飄蕩，這機車一路風塵僕僕地向著北方騎去，若是從背後用長鏡頭觀看這畫面，頗有那麼點兒就此天涯海角的味道，後座上那二個女孩兒其中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半夜被我想到的這畫面遭驚醒的妹妹，至於那個騎機車的魁武男人，就是我們那個一向沉默寡言的父親。

我們究竟乘著機車要去哪裡呢？當時年紀還小的我與妹妹，其實一點兒都無所謂，只要能夠坐上父親那台壯碩的野狼一二五機車，就足以讓我們興奮許久，更何況出門前，母親還慎重交代地說：「摩托車要坐很久喔，你們二個在車上不要打來鬧去，免得爸爸不能專心騎車，很危險的喲！」惟惟諾諾地答應了母親，只是，上了車往前出發後沒幾分鐘的時間，我和妹妹就開始了屬於小女孩的對話，並且一路上嬉鬧從未中斷過。

父親的沉默與母親的慎重交代迥然不同，路上除卻停下來買了二顆現殺椰子水給我們解渴之外，他幾乎就是目不斜視地不斷往前騎去，或許是因爲一路上不曾停過的灰煙漫塵，對於那天的顏色，我記憶中就是一片深深淺淺的灰，起了又落、落了又起，我還記得，和妹妹在風呼嘯過耳旁時用指甲劃過肌膚，在手臂上清晰

呈現二道不同的膚色，幸好，父親隨身攜帶著拭汗的粗毛巾，讓我們在下車的時候得以拭淨渾身的灰塵，卻將那塊毛巾給抹了個全黑。

六〇年代的道路充滿顛頗，用不了多長的時間，二個女孩兒的屁股就被震得麻痺發疼，因而不時地東挪西移，試圖舒緩來自臀部的疼痛與不適，即使是載重的機車也不堪不斷的移動，始終昂首向前的父親終於回過頭來瞪了一眼，二個女孩原本興致高昂的遊興，頓時去掉了大半，尤其是身為長女的我，更是禁聲不敢言，出身軍旅的父親管教極嚴，信奉連帶處分，凡事有錯先從處罰老大開始，如此一來，就可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只是也因此我這個長女成長的格外辛苦。

不再有交談聲的搖晃路途很枯燥，單調到幾個眨眼之後，二個女孩其中之一開始打瞌睡，不記得是誰說過打瞌睡會傳染，果然，在機車繼續往前行不曾猶豫的時候，另一個女孩也開始打起瞌睡來，本來是二個屁股的東挪西移，現在卻轉變成二顆頭顱的前垂後點，至此母親交代的話，已經全被拋到九霄雲外，在沉重眼皮不斷壓下的剎那，較大的那個女孩，心裡還曾經閃過一個後悔的念頭，如果留在家裡的話，這時候就可以好好在床上睡覺了，爸爸到底要帶我們去哪裡啊？

魁武的男人雖然沉默不語，身後的情況可是掌握的一清二楚，彷彿背後長了另一雙眼睛似地，當他目不斜視地往前騎去時，背後的女孩從興奮嬉戲到沉默不語，從乖巧不動到左右搖晃，他無一不清楚地透過手掌感受車身的變化獲知訊息，他幾乎在第一個女孩開始打瞌睡幾秒後，就確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情況，果不其然，沒多久之後，另一個女孩頭顱的晃動也出現了，儘管他是一個慈愛的父親，但是為了安全的考量，他毫不猶豫地將左手從把手抽離，狠狠地朝著較大的那個女孩大腿上捏了一把。

感受到一陣劇烈的疼痛從腿上傳來的同時，較大的女孩從意識模糊迅速地清醒過來，她清楚地確知自己打瞌睡的危險性，萬一從急速行駛的摩托車上摔落，那可是會受傷而且非常嚴重，一旦驚覺之後，不甘獨自遭受處罰的氣忿，她學著魁武男人的方法，也用右手狠狠地朝著夾坐在她與父親之間的妹妹大腿處捏下，較小年紀的女孩一向神經大條，居然足足要等到二三秒鐘之後，才發出驚人的尖叫聲喊疼，嚇得後方的女孩一手捂住妹妹的口，忙不迭地勸著：「別叫，別叫，我是不小心的啦！」

自知理虧的女孩安撫著嚎啕大哭的妹妹，專心騎車的父親依舊沉默不語，這讓二個女孩開始害怕了，父親雖然沉默慣了，脾氣來的時候就像一座死火山爆發，「轟」地一聲炸得全家驚心動魄，二個女孩雖然愛玩，卻也知道這次似乎鬧得過了火，來回幾個交談就繼續乖乖的小聲聊天，沒敢在快速行駛的摩托車上太過張揚，只是這趟路比起過往所有的出遊都來的遠許多，再怎麼愛坐車的二人，這時也不禁

呈現二道不同的膚色，幸好，父親隨身攜帶著拭汗的粗毛巾，讓我們在下車的時候得以拭淨渾身的灰塵，卻將那塊毛巾給抹了個全黑。

六〇年代的道路充滿巔頗，用不了多長的時間，二個女孩兒的屁股就被震得麻痺發疼，因而不時地東挪西移，試圖舒緩來自臀部的疼痛與不適，即使是載重的機車也不堪不斷的移動，始終昂首向前的父親終於回過頭來瞪了一眼，二個女孩原本興致高昂的遊興，頓時去掉了大半，尤其是身為長女的我，更是禁聲不敢言，出身軍旅的父親管教極嚴，信奉連帶處分，凡事有錯先從處罰老大開始，如此一來，就可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只是也因此我這個長女成長的格外辛苦。

不再有交談聲的搖晃路途很枯燥，單調到幾個眨眼之後，二個女孩其中之一開始打瞌睡，不記得是誰說過打瞌睡會傳染，果然，在機車繼續往前行不曾猶豫的時候，另一個女孩也開始打起瞌睡來，本來是二個屁股的東挪西移，現在卻轉變成二顆頭顱的前垂後點，至此母親交代的話，已經全被拋到九霄雲外，在沉重眼皮不斷壓下的剎那，較大的那個女孩，心裡還曾經閃過一個後悔的念頭，如果留在家裡的話，這時候就可以好好在床上睡覺了，爸爸到底要帶我們去哪裡啊？

魁武的男人雖然沉默不語，身後的情況可是掌握的一清二楚，彷彿背後長了另一雙眼睛似地，當他目不斜視地往前騎去時，背後的女孩從興奮嬉戲到沉默不語，從乖巧不動到左右搖晃，他無一不清楚地透過手掌感受車身的變化獲知訊息，他幾乎在第一個女孩開始打瞌睡幾秒後，就確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情況，果不其然，沒多久之後，另一個女孩頭顱的晃動也出現了，儘管他是一個慈愛的父親，但是為了安全的考量，他毫不猶豫地將左手從把手抽離，狠狠地朝著較大的那個女孩大腿上捏了一把。

感受到一陣劇烈的疼痛從腿上傳來的同時，較大的女孩從意識模糊迅速地清醒過來，她清楚地確知自己打瞌睡的危險性，萬一從急速行駛的摩托車上摔落，那可是會受傷而且非常嚴重，一旦驚覺之後，不甘獨自遭受處罰的氣忿，她學著魁武男人的方法，也用右手狠狠地朝著夾坐在她與父親之間的妹妹大腿處捏下，較小年紀的女孩一向神經大條，居然足足要等到二三秒鐘之後，才發出驚人的尖叫聲喊疼，嚇得後方的女孩一手捂住妹妹的口，忙不迭地勸著：「別叫，別叫，我是不小心的啦！」

自知理虧的女孩安撫著嚎啕大哭的妹妹，專心騎車的父親依舊沉默不語，這讓二個女孩開始害怕了，父親雖然沉默慣了，脾氣來的時候就像一座死火山爆發，「轟」地一聲炸得全家驚心動魄，二個女孩雖然愛玩，卻也知道這次似乎鬧得過了火，來回幾個交談就繼續乖乖的小聲聊天，沒敢在快速行駛的摩托車上太過張揚，只是這趟路比起過往所有的出遊都來的遠許多，再怎麼愛坐車的二人，這時也不禁

頻頻交相問著，究竟要去哪裡？什麼時候才會到啊？

「其實，已經快到了！」，騎著車的魁武男人，在心裏這麼回答著二個女孩的問題，只是他已經沉默習慣了，即使是清楚聽見了二個女孩在背後的輕聲交談，即使是眼前再過幾個彎道就抵達目的地，他還是習慣了不說，將答案暗藏在心裡，任憑長了鬍子的嘴巴乾乾地動了幾下，似乎這般坐在後方的二個女兒就聽見了答案似地，騎了一段不算短的路程，連男人都隱隱有些失了耐心，腳下踩了幾次換檔器，手掌中的油門用力的轉動幾下，這輛野狼一二五再度撥弄了地下的塵埃，揚長而去。

二、

「你還記得小時候父親騎了好久好遠的摩托車帶我們出去找墓碑的事情嗎？」我問著。

「墓碑？誰過世了？」妹妹慌亂的聲音繼續在電話那端詢問著。

催促著二個女孩下車，魁武的男人將笨重的野狼一二五停妥，轉動里程表上的鑰匙熄火之後，他將藏在紅色置物箱裡的粗毛巾找出來，丟給一旁喊著雙腿發麻的小姐姐，要她替妹妹擦把臉之後，順便將自己也擦乾淨，手邊則沒有停過地將二大包塑膠袋取下，還順手推了小姐妹一把，避免被剛剛熄火還滾燙的排氣管給燙傷了小腿，他就看過好幾個眷村裡的小姐們的傷疤，醜得像當年剛打完仗回來的受傷軍人，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女兒腿上有著被火灼傷的痕跡。

拍了拍身上的灰塵，魁武的男人終於將僵硬的頸子轉動幾番，在原地搭手看看方位，他望見遠方那根顯眼的赭紅色柱體，若是沒有很仔細的觀看，一定很難察覺男人在望見那柱體時，其實眼中流露出深深地傷悲，而嘴角卻浮現一丁點角度的變化，對男人而言，能夠牽動那嘴角肌肉的情感，其實是一種悲慟之後的情緒，在不明所以的人眼裡，看來像極了微笑的表情，在顛沛流離中過了大半輩子，早已經習慣將情緒不形於色，就連就親密的妻子結縭多年，也很難從他的臉上猜測出什麼心情。

領著頭往前大步走去，魁武男人一手一包大提袋，剛剛小姐妹拿去拭臉的粗毛巾，現在已經安靜地掛在他脖子上，不用回頭看，他從邊走邊鬧的一組童音，就可以拿捏女兒距離自己的距離有多遠，這是一個名為公墓實為亂葬崗的大墓群，沿著地勢搭出一層層的墓塚，愈接近路邊其實愈是新墳，挑著相鄰墓塚間的小路往上爬，再結實地多踏上幾步，方便後面跟上的女兒踩上來，這一陣子剛入梅雨季節，午後天空總會飄下足以濕身的雨滴，不到天泛黑的時間不會停下，即使是在炎熱的南部也一樣。

小姐姐讓妹妹跟著父親的腳步，自己亦步亦趨的跟在後方，從小自己就被軍人出身的家庭教育，身為長女什麼事都要扛責任，就算不是自己犯的錯誤，也一定是因為示範不良，才會讓下面的弟妹做錯事，有好吃的父母弟妹先嘗，有事情長女就得搶著做，就拿現在這種難走的路徑，既然父親在前方開路，她就一定是殿後觀看所有狀況，弟妹們居中受到照顧，必要時就大喊前方的父親，才不管她的能力與年紀，是不是足以應付這樣的局勢。

前一天的夜裡肯定是下過一場雨，才會讓大白天裡的晃晃太陽還曬不乾腳下的泥濘，儘管父親在前方開路，還不時用大腳多踩了幾下，但是跟在後面的小姐妹二人，隨著地形的向上攀爬，漸漸地，必須手腳並用才能勉強跟上父親的腳步，走沒多久，居中的妹妹就忍不住頻頻回頭，向小姐姐擠眉弄眼的抗議著，她知道自己只要緩下速度，拖累到殿後姐姐的腳步，走在前方頭也不回的父親也不會處罰自己，必要時，小姐姐就會大聲呼喊父親，讓三個人埋頭前進行軍似地行程得以暫時停下，休息之後再重新出發。

小姐姐自己也累個半死，頭上的汗珠正在細密成形，從小她就不愛汗水在身上竄流的感覺，最討厭流汗之後身上冒出的莫名氣味，夏天的夜裡，她總要在夜裡起床上廁所的時候，擰把濕冷的毛巾將身上擦過一遍，才能回到床上繼續安穩的睡著；前面的妹妹刻意放緩腳步，她早就清晰察覺到了，只是，從父親沒變換過的節奏看來，應該還沒到要休息的時候，她只好伸出手推著妹妹的屁股，督促著一向就會耍賴的妹妹別停下腳步，趕緊跟上前方的父親，不然父親的脾氣一來，倒楣挨罰的人肯定是自己，而不是先賴皮的妹妹。

魁武的男人依舊沉著氣一步一步地踩著，在戰爭裡受過的各種非人的磨鍊，早已經將他的雙腿與體力操出非常人的耐力，踩在這種泥濘不堪的土路上，他突然就憶起，從安徽老家離開時的那段夜裡急行軍，爲了趕上正在往後方大撤退的軍隊，又得要避開白天四處出沒的土八路，他們一行人只好白天淺眠夜裏且戰且走的往東邊走去，正在發育中的軀體，並不會因爲戰亂來襲停止抽長，揣在懷裡的窩窩頭，還是離家那天夜裡，親娘硬塞進包袱裡的，當時差點就因爲嫌笨重，幾度想在路上分給其他人吃掉，若不是隨行的鄰家親族好心提醒，這一路上局勢詭譎多變，糧食還是多帶點在身邊安心點，他才捨棄了將窩窩頭分食他人的念頭。

而那路啊！比起眼前這雖狹窄卻結實的路好走上許多倍，何況腳下還有舒適的鞋子可穿，離家當時，穿的是親娘一針一眼紮出來的棉布鞋，貼了再多層的棉布也經不起沒日沒夜的快步行走，他還記得才沒多久的時間，腳下那雙棉布鞋先是腳趾頭開了眼，再來是後跟處露了縫，雖然包袱裡頭還有二雙備用的鞋，但是那行程還遠的走沒一半的路，說什麼他都不肯也不敢拿出來替換，那一路上隨著前進

的路途，他見多了沒鞋穿的窮苦逃亡人，每到一處荒廢的村莊院落，拔下死人腳上的鞋就穿了，哪管得積不積陰德這件事呢？

可他自己從小是含著銀湯匙出生的少爺，這場莫名奇妙的戰爭開打之前，自己居住的省縣連著十八個莊院都是同姓，小時候愛吃叫賣的糖葫蘆串兒，央著乳母背著走到家族錢倉前，用小手摳著門縫就能挖出好幾個角兒，負責看門的管家裝著沒看見，由著自己用那些角角兒去買糖葫蘆串兒，甜不拉滋地好不高興，傍晚看見巡門的長工四處走動，自己就知道待會兒父親要牽出馬來，一把將還不到馬膝蓋的他拉上馬背，騎過好幾個進檻去關上這房的大門，那些歲月真是美好啊！不過，一場戰爭，什麼都沒了，全部化成腳下的黃土。

想到這兒，魁武的男人突然一股氣悶，這才想起好久沒注意跟在自己身後的二個丫頭，聽見妹妹正在嘀哩咕嚕的喊著腳痠，故意緩了腳步纏著小姐姐要休息，趁著想抽煙解癮頭，男人順勢停下了腳步往後張望，二個小姐妹正打鬧的不亦樂乎，被父親突然回頭的舉動嚇得一征，跟著也沒了聲音，精靈的妹妹見到父親正在掏弄著褲子口袋，知道父親在找煙和火柴，這才放心的一屁股坐下，要不是小姐姐眼尖看到死命拉著，妹妹這下子就要坐到別人的墓碑上去了。

趁著父親在一旁抽菸探勘地形，小姐妹倆個一刻不得閑的嬉鬧著，二人蹲在剛剛差點一屁股坐下的墓碑前端看，那方小小正方形的墓碑上沒有時下常見的亡者照片，簡單地刻著幾個字，似乎就交代了墓裡那人的一切，小姐姐在父親的教導下已經認得不少字，妹妹有些膽怯地，以手指著距離墓碑一根菸的距離，詢問著上面寫著些什麼東西，小姐姐邊看著墓碑邊唸著：無名氏，生卒日期不詳。無名氏？生卒？不詳？全都是小妹妹聽不懂的辭彙，小姐姐解釋著：「無名氏就是沒有名字的意思，生卒是什麼我也不知道耶！」。

不約而同地，小姐妹倆都把頭望向了父親，魁武的男人正大口吸著菸，眼睛直盯著前方那根紅色的柱體，因爲太過專注了，所以根本沒聽見小姐妹二人的疑問，於是，妹妹過去拉著父親的褲腰帶，指了指剛剛和姐姐研究半天的墓碑問著：「生卒不詳是什麼意思啊？」轟地一聲，這問題蓋天漫地的就朝著魁武男人的腦門炸來，剛剛才想到一路上逃難見到的眾多屍體，到處都是生卒不詳的無名氏，二個丫頭怎麼突然就問起這個問題呢？

「啥？」剛抽完菸的男人聲音低沉沙啞讓人不寒而慄。

「那個墓碑上啊，寫著無名氏生卒日期不詳，是什麼意思啊？」妹妹怯著聲音再度問了。

走到墓碑前，魁武男人盯著墓碑看了半晌，「生就是出生，卒就是死亡。」

然後拿起剛剛放在地上的二大袋，不吭聲地又繼續往前走去，小姐妹二個見狀，馬上跟著父親的腳步向前走去，恢復剛剛一行三人前進的狀態，妹妹在獲得父親的答案之後，邊走邊轉過身來跟姐姐討論著，「那就是這個人出生和死掉的時間都不知道囉，怎麼這麼可憐啊，不知道名字、不知道生日、不知道什麼時候死掉耶！」小姐姐聽著妹妹的解釋，頻頻點頭附和著，心裡不禁想：「怎麼會有這樣的人呢？那會不會也沒人知道他曾經活在這個世界上啊？」。

三、
妹妹慢慢從驚慌的睡眠中鎮定下來，「喔，你說那座墓碑啊，那不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嗎？」。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呢？魁武的男人邊走邊回憶著。

隨著大撤退到這座島嶼上，先是遇上了裁軍，儘管自己在老家有簡易師範的學歷，但是軍隊裡軍令如山，誰管你擁有什麼學歷，就這樣一張軍用毛毯、幾十個袁大頭被打發了，那張「戰士授田證」都是好久以後才有的事情了，若不是靠著離家時親娘在棉襖裡縫進去的碎金，勉強撐過幾個年頭，大概也要像那些墓裡躺著的無名氏一樣，誰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兒來的孤魂野鬼？而苦苦在對岸老家守候的親娘和剛過門的媳婦兒，似乎也就天人兩隔毫無瓜葛了吧，離家前幾個月的夜裡，也不曉得到底有沒有種下自己的種，在從小買來照顧自己的媳婦兒肚裡？

這一切，像夢。

「好像夢，都已經過了那麼久的事情，妳怎麼還記得呢？」妹妹從夜裡的被窩中清醒過來，隔著電話喃喃細語著。

終於快到了，魁武男人抬起頭再度看看前方，很想回過身去告訴兩個小姐妹，但是，轉過頭去到了嘴邊的話，他怎麼都說不出口，也許，真的是沉默慣了，這麼多年來，爲了隱藏自己的一切，他已經習慣了什麼都別說，不說，就沒人知道，沒人知道，就不會惹禍上身，就像當年若不是爲了那一個該死的無線電，爲了說一句想回老家的話，也就不會莫名奇妙地在三更半夜裡被拖上了軍車，還是，沉默最安全。

小姐姐被父親突如其來的轉頭嚇得噤住聲，從小，父親就彷彿石頭硬得很，這是母親用來形容父親的話，打從小有記憶開始，家裡就恆常地處在無聲的光影裡，父親在磨豆機前認真的凝視著磨成液體的黃漿，那是做成豆腐或豆乾前的半成品，

據母親說，那台磨豆機是用了父親從大陸老家帶來的金子買下的，貴重的很，誰也不能碰。

家裡還有其他人在走動，是跟父親一樣的外省人，高大、沉默、而哀傷。沉默的人配著不安靜的機器，整間豆腐工廠吵雜的很，卻沒有一丁點人聲，除了她自己在院子裡玩沙包的數數聲。偶爾，母親會湊過來和她一起玩，用著不標準的中文唸著一二三，卻老是唸成一俄桑，父親聽見時沒有表情地從他們身邊走過去，小姐姐抬起頭來看到的總是一個巨大的身影，無聲無息地像風般飄過身邊。

四、
一直到那封信寄到父親手中，巨大的身影萎縮成一個嬰孩般。

「都是因爲那封信，我們才會騎那麼久的摩托車去找，找一座墓碑。」妹妹繼續喃喃細訴著，我在電話這端想起那封讓父親萎縮的航空信。

傍晚，恆常是工人們吃飯的時間；母親煮好一桌飯菜後，會啣和著大家休息吃飯，父親會停下盯著磨豆機的眼睛，拿起菸和火柴到工廠外面去抽菸，就是這一天，綠色衣服的郵差騎著腳踏車來到門前，丟給父親一封不知道從哪裡送來的信件，然後轉過車身又繼續朝著下一戶送信去了，留下視覺殘留的綠色，在風裡面飄蕩著。

直到現在，仍然沒有人知道那封信裡面究竟寫些什麼？除了拆信的父親之外。信寄到後的三天，豆腐工廠也同步休息了三天，沒了磨豆機的工廠很安靜，靜得像一座墳場，父親關在房間裡沒出來，連吃飯都是母親將飯碗擺在房間門前，竟日沒開燈的房間內傳出斷斷續續如野獸吼叫的聲音，幼小的姐妹兩依偎著母親，從此妹妹就害怕沒開燈的房間，直到她成年出嫁當了母親，這習慣都未曾變過。

三天之後，父親蓄著一臉的鬍子從房裡走出來，眼神渙散面無表情，她印象中曾在很小的時候，見過父親這種樣子，但，是爲了甚麼？卻怎麼也想不起來，自己只知道，那是一件很傷心的事情；父親走到存放黃豆的房間去，開始舀著一瓢又一瓢的黃豆，倒進大大的白鐵桶裡，怪異的是，平日豆腐工廠都在半夜裡才做這件事，泡了大半夜水的黃豆，在隔天正好柔軟如女人胸脯的時候，搭著適量的水就可以磨出一桶又一桶的第一道濃稠豆汁，那是所有豆製品的第一道製程。

可這個時間是傍晚，不是該秤豆泡水的時間，父親卻是不斷的從袋中舀出黃豆，一瓢、一瓢又一瓢，連量秤都沒有，就是狂亂的掏著那一顆顆圓滾滾的豆子，母親走過去問著：「要開工了嗎？我去叫工人回來？」，父親沒有搭理身旁的女人，只是一個勁兒的將手往麻袋裡鑽，再倒入白鐵桶裡，只是，那桶裡已經滿啦，渾

圓的黃豆開始四處流竄，鑽進房間的每個角落，父親視而不見的繼續吞著，毫不理會那些用錢換來的黃豆怎麼消失在眼前。

女人慌了，這些黃豆平日裡丈夫視為至寶，總說一顆顆的黃豆就是錢，以前丈夫教她秤豆子，女人家一個手軟，倒了勺子、撒出豆子，總要被數落好一陣子，後來丈夫乾脆不讓她再碰秤豆子的事情，因為嫌棄她不懂得愛惜黃豆，就等同女人不懂得珍惜金錢一樣，於是秤豆子這是工作，就變成丈夫專屬的職責，誰也不能碰這長的像金子一般的小東西，女人其實心裡是慶幸的，因為自己落得輕鬆，而且那一瓢瓢舀出來之後還得秤總重，不是自己的嬌小體格所能負荷的，因此後來丈夫再也不准她碰時，她還曾經開心的偷偷跟自己的姊妹淘提了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男人卻任由這些黃豆從桶子裡傾洩而出，女人真的慌了，即便她不愛做這件事情，但也知道這些豆子可都是用錢買來的，而且價格不斐，這些年來夫妻開設的豆腐工廠品質不差，在市場上小有名氣，不少小吃店都指定要用他們家的豆乾，有很大的原因就來自於丈夫對於黃豆的要求很高，因此家裡的豆子也比其他工廠來得貴上許多，平日裡若見到工人不小心掉了幾顆黃豆在地上，丈夫不會開口罵人，卻是低下身去一顆一顆撿拾起來，久了大家也都知道他有這習慣，誰也不敢輕易的亂掉黃豆了。

而眼前當下，丈夫居然就這麼失心瘋的讓黃豆遍流滿地，她扯著丈夫的衣袖嚷著：「你這是在幹甚麼？黃豆很貴的呀，做甚麼這樣糟蹋黃豆呀？你是發生甚麼事情嘛！」，但是男人沒理會她，只是一個勁兒的猛吞著黃豆，才不管那些他平日珍惜的黃豆如何在地上滾動，他只想一直吞、一直吞，最好就可以這樣吞到死為止，甚麼痛苦的事就都不能煩他、吵他了，就可以跟隨已經過世的老母親一起走了。過世的老母親？對，信上寫著，大陸老家的老母親等不到他回去，前幾年已經過身了，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可以思思念念的母親可以想念了，他，真的是流落在外的異鄉人了。

一想起這事，男人的眼淚忍不住了，過去三天，他在房裡爲了母親的過世痛哭失聲，就是不想在妻女面前落淚，原以為淚已經流乾了，應該已經沒有眼淚可以再流了，怎麼，這淚水就又不聽話的跑出眼眶呢？他留下吞黃豆的手，用手背抹去不小心流下來的水串，卻是愈抹愈多再也擦不完；原本在一旁狂扯著衣袖的女人，見到這幕景象也嚇壞了，丈夫哭了？打從嫁給這個男人開始迄今，只有那個沒緣分的兒子溺死的時候，見過丈夫哭了一次，此後，無論遇到甚麼事情，他都沒再見過丈夫掉過眼淚，到底發生甚麼事情？竟讓這個魁武的男人又落了淚。

五、

「對，就是那封信，嚇壞了我們大家，但是，那封信裡到底寫了甚麼？」妹妹在電話那頭問我。

「不知道，除了父親之外。」是的，除了父親之外，沒人知道那封信到底寫了些甚麼？

那封信啊，魁武男人思考了一下信裡寫的內容，原來當年還是在媳婦兒肚裡留下了種，可惜啊，還是女兒不是兒子，看來自己這輩子注定是沒兒孫命了，這一脈就在自己手上要斷了，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氣悶的又想抽菸，摸了摸褲子口袋，又把剛剛才收進去菸和火柴給掏了出來，空氣裡濃厚的水氣再度飄了過來，魁武男人聞到濃厚的霉味，擔心的抬眼看下天空，這梅雨還真惱人，一點都不似老家乾爽的好氣候，涼不涼熱不熱的惹人厭。

眼見赭紅色的柱體就近在眼前了，大概再跨過幾個墓塚就能夠到了，連墓碑上的字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只是，那黑色的字體已經斑駁，竟無法讀出究竟寫些甚麼？這不是一般的墓碑，說是墓碑倒不如更像紀念柱，因為上面沒寫上任何人名，正中間是安徽老家的十二字家訓，二側則是各十四個字的家譜排字，每一代的子孫命名，就是用這個家譜排序作為姓名的中間字，在偌大的家族裡，才好辨認出每個孩子的輩分，就像他自己這一代，所有的孩子姓名中間字都是「廷」，而二個女孩，則是沿用廷字下方的「振」。

他狠狠地用力抽了口菸，心底生出了淡淡的遺憾，前二年夭折的兒子也是用「振」命名的，當時他還搞不清楚老家媳婦兒的狀況，眼見回去老家的機率愈來愈低，他想起當年離家時，母親曾經千交代萬交代過：「等到戰亂過去，趕緊生幾個胖小子給老人家抱抱，盡到傳宗接代的重責大任。」，這麼多年過去了，魁武男人在心底盤算了好久，終究還有沒有機會回去生幾個孩子？有些一起從軍中退下來的戰友，早就放棄了回老家的心願，娶了台灣當地的女孩，還勸他早早放棄執念，找個女人生幾個孩子才是實在。

一年二年慢慢過去，老戰友的預言似乎就要成真了，局勢愈來愈不確定，偶爾聽見還在軍中的同袍酒後胡言，說要回去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一則，還是早早在這個島上落地生根吧！終於拗不過老戰友，在他熟門熟路的安排下，才娶了現在這個妻子，還一連幾年生了小孩，只可惜老大老二都是女孩，想到這二個女孩，他捻熄了手上的菸頭，轉過身去看看幾步之遙的聒噪聲源。

二個女孩正玩得不亦樂乎，小姊妹倆一直沒有掃過墓，父親總說他們不是台灣人，家族墓園遠在遙遠的彼岸，要等到回大陸之後才會去掃墓；而母親也總說她自己不是台灣人，也不是和父親一樣的外省人，卻又怎講不清楚自己來自哪裡？既然都說不清楚，所以有沒有墓可以掃；還好，這一點跟眷村裡大多數的家庭都一樣，

小姐姐也常聽起鄰居的外省媽媽說，他們家也不在台灣，因此眷村裡從不興盛掃墓這檔子事。

姊妹倆最接近死亡的時候，就是幾年前家中獨子的溺斃，因為太過震撼與傷心，這件事情在家裡是絕口不能提的禁忌，小姐姐只隱約記得有個弟弟死掉了，但是事發當時她的年紀實在太小了，父母親又完全不談這件事情，小姐姐幾乎要以爲那只是自己做的一場惡夢，何況她最後連弟弟的墳墓都沒看過，是不是真的發生過這件事情？隨著時間的過去，小姐姐愈來愈淡忘這件往事。

看到這一大片的亂葬崗，姊妹倆有些小興奮，畢竟這是新接觸的地方，外省家庭裡也沒有這種禁忌，所以她們在不同的墓塚中跳來跳去，小姐姐還知道要盡量別跳到亡者的墳頭上，妹妹就毫無忌諱了，根本就把這裡當成一個大廣場在遊玩，因為小姐姐在父親的教導下認得一些字，所以還能順便認認字，「隴西堂」、「彭城堂」、「魯國堂」、「京兆堂」等等，一堆她們不曾聽過甚或看過的族氏堂號，像是本新書般的精采好看，只是這和她們的生活距離太遙遠，大概等要問父親才能獲得一些答案。

魁武男人清了清痰，聽著小姊妹念著發音不甚標準的中文，那些堂號啊，代表的可是這些亡者的出身與來源呢，將來他自己的墓碑上要刻上的是「渤海堂」，這件事情可得記得要交代長女，將來千萬別忘了；一轉念，他想起了那個沒有緣分的兒子，當初妻子偷偷告訴他可能又懷孕的時候，他曾經猶豫了一下，已經連生了二個女孩子，第三個會不會又不帶把？若連生三個女兒，豈不要被那些同袍笑自己沒種了嗎？但那時期不興盛墮胎，他沒和妻子討論太多，豆腐工廠的工作分量很重，妻子也曾經因為太累而小產，這孩子留得住就是有緣來當高家的孩子，沒緣，那自然就留不下來了。

沒想到，妻子的肚子日漸隆起，並沒有隨著工作而有所影響，偶爾會喊累，但倒沒有出現任何身體不適，胃口還出奇的好，足月後的某一天，妻子捧著肚子跑到工廠裡來找他，說孩子要出來了，他才急急忙忙地騎著載貨用的摩托車，用妻子到附近的教督教醫院去生產，其實，他根本沒見到小孩出生的過程，他將妻子送到醫院掛號完成，就又匆匆忙忙地騎著摩托車返回工廠，工廠裡頭還有一堆貨要處理呢，反正女人生孩子要痛好幾個時辰，等忙完了再趕過來或許剛好。

魁武男人返回工廠之後一陣忙亂，又是磨豆漿、又是滷豆干、又是吹涼又是包裝的，等到終於好不容易可以出貨的時候，已經是好幾個小時之後了，他將分門別類已經裝好的豆製加工品裝上車，趕忙要在各小吃店和滷味店指定的時間送抵，之後他才有時間前往醫院探視待產的妻子；他心裡其實是掙扎的，一方面希望能趕快到醫院看看新生兒，最好是個帶把的，但又怕興匆匆的趕去，結果出來的又

是賠錢貨，那他可是會大失所望的，不過，怎麼說都是自己的孩子，還是得去看看的，畢竟妻子生產也是辛苦的事啊！

這市區他已經居住了好幾年，每日騎著摩托出四處送貨，路熟的像自家後院一樣，他喜歡這種感覺，因為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每日黃昏爹爹就會牽出馬廄裡的駿馬，撈起年幼的自己放到馬背上，讓駿馬緩緩地帶著父子倆在庄內四處巡視，老家是當地的第一家族，連著十八個村子都是他們的屬地，爹爹只得目光所及之處告訴他說：「兒呀，你現在看得到的地方，全都是我們家的，以後你可得要好好地守住，可別對不起先祖啊！」，年幼的她只會點頭，哪懂得父親在說些甚麼東西；魁武的男人懷念這種感覺，到了這個島嶼，馬匹換成了摩托車，他和爹爹一樣，也愛載著女兒放在車前的油箱上，在閒暇之餘逛逛這個小城鄉，假裝視察老家的屬地，就像回到那時候在駿馬上一樣的威風凜凜。

城市中心的醫院，是一所基督教醫院，不是當時最大的醫院，但是魁武老人打從還在老家就接觸過外國人，自己還在學生時代就開始學習外國語，所以他選擇了這間醫院，作為妻子生產的地方，比時島嶼上的居民還不習慣外國醫院，總覺得阿兜仔的醫生怪怪的，尋常人若不是真的生重病，也不太願意輕易上醫院求診，但是他不同，他認為自己是見過世面的人，外國人的醫術和科學是這個島嶼遠遠跟不上的，他更不相信坊間的診所，所以一知道城市中心有一所教會醫院時，立刻二話不說就決定了。

等到他匆匆忙忙地撞進妻子休息的病房時，妻子肚子裡的孩子早就送到育嬰室了，教會醫院裡的貼心修女，正拿著一杯溫熱的牛奶要妻子喝下，見到魁武的男人闖入，還把修女給嚇了好一大跳，操著極重的外國腔問著：「逆是水？咬幹甚麼？」，男人聽了一頭霧水，好半天才反應過來，原來修女說的是：「你是誰？要幹甚麼？」，他連忙指著修女身旁的女子說：「she is my wife」，然後再指指自己，修女這才放下戒心露出笑容的走出去。

「這次怎麼生那麼快？前二個丫頭不是都等我送完貨才出來的嗎？」男人拉張椅子坐在妻子床旁，看著她慢慢地喝下那杯修女剛泡好的牛奶。

「都第三個了，像痾大便一樣，一下子就跑出來了。」妻子如釋重負地回答著，一隻手還張牙舞爪的比畫著過程。

男人望了眼妻子，搖搖頭想著，山地人就是山地人，怎麼說話這麼粗魯，教了這麼多年，還是像個沒讀過書的蠻人，「那孩子呢？正不正常？有沒有缺手少腳的？」。